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此報告繳交予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 (五年制)

2019-2020 年度

畢業論文

老官山漢墓家族的流亡與新生

指導老師：雷晉豪博士

學生姓名：黃露瑤

繳交日期：15/05/2020

## 聲明

本人 黃露瑤 謹此聲明，除特別註明之處，此報告(報告名稱：《老官山漢墓家族的流亡與新生》)乃本人在雷晉豪博士的指導下完成之著述，而其內容亦從未曾以論文或報告形式，呈交香港教育大學或其他任何一所專上學府，以取得學位、文憑或其他學術資格。

簽名：\_\_\_\_\_

姓名：\_\_\_\_\_黃露瑤\_\_\_\_\_

2020年5月15日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5
	1. 第一節：研究對象	
	2. 第二節：研究目的	
	3. 第三節：研究方法	
	4. 第四節：研究限制	
第二章	文獻回顧.....	8
	1. 第一節：已有研究分析	
	2. 第二節：小結	
第三章	墓葬概述.....	11
	1. 第一節：墓葬形制與發掘情況	
	2. 第二節：出土文獻	
	3. 第三節：墓主人身份探析	
第四章	蜀地的歷史文化背景.....	20
	1. 第一節：古蜀文化脈絡	
	2. 第二節：楚蜀關係	
	3. 第三節：秦蜀關係	
	4. 第四節：小結	
第五章	墓主人家族遷徙過程.....	26

1.	第一節：遷徙動機
2.	第二節：遷徙過程
3.	第三節：到達目的地後生活狀況
4.	第四節：小結
第六章	墓主人家族遷徙帶來的影響.....39
1.	第一節：四川中藥材與中原醫術的融合
2.	第二節：中原醫療系統對蜀地的浸染
第七章	結論.....43
1.	第一節：人口流動與中醫醫療發展
2.	第二節：秦漢時期的文化交融
3.	第三節：政策影響下特定家族的遷徙
第八章	參考文獻及附錄.....46

## 第一章：緒論

### (一) 研究對象：

二零一二年成都地鐵三號線地下管線施工期間，發現了一座西漢時期墓葬群。此墓葬位於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近郊天回鎮內，所在山丘原名「老官山」在本地方言中指墳墓，這一名稱雖然經過口口相傳得以保留，但墓主人家族的故事卻湮滅在了歷史長河中。故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的聯合考古隊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到二零一三年八月對其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和保護。此墓葬隨葬品非常豐富，其中出土的920餘支醫簡意義重大，故學者圍繞墓葬的墓葬形制、墓主人、出土文物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本文將接續前人研究，選取墓葬群中的M1及M3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M1墓主人所標誌的墓葬群身分以及M3墓中出土的醫學典籍文書材料之間的關聯。

### (二)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多方面的。  
從傳統中醫系統的角度看，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統計並討論了漢墓出土文獻中醫學典籍的內容，重點著眼於其中川藥的使用情況，展示四川藥物的發展源流，為當代中醫藥的生產和發展提供思路。

從文化方面來看，本研究涉及到人口流動和文化交流方面，將戰國至秦漢之際川蜀地區及周邊地區的地理人文關係進行梳理和研究，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分析相關政策造成的影响，特別是對楚蜀秦之間的文化關係進行了梳理和研究，探究蜀地文化受到中原文化的衝擊，以及融合之後對中原文化的反饋傳播。

從地緣政治決策發展的角度來看，秦漢之交動盪不安的社會環境為民眾的遷徙埋下伏筆，西漢初年的政治決策是否成為了特定家族移居的重要指揮鞭，對人口流動造成的影响是本文著眼點之一。

###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歷史地理研究法，研究材料涉及領域較廣。首先結合戰國、秦漢時期的歷史與地理資料，從各方面還原此漢墓群家族的遷徙情況，由此進行邏輯推理，還原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老官山墓葬群家族遷移的前因過程及後果，並透過此案例探析彼時特定身分的人口流動帶來的效果，以探究其對現世帶來的啟示。

本文使用社會史的研究法，結合當時歷史時代下的生產生活條件，推測老官山漢墓主人的社會地位以及生產生活情況，並推測其家族在當地的實力，解決遺留在老官山漢墓中的爭議和疑點。

實際操作中運用到統計分類的方法，以本研究的主體《六十病方》為中心，分別統計了《萬物》、《五十二病方》、《六十病

方》、《內經》、《神明本草經》中的藥物，使用圖表以展現川藥在各典籍中所佔比重，並進行分類與對比，探究川藥的流通與傳播。

#### （四）研究限制：

老官山漢墓中出土醫簡共九部，分別為：《敝昔醫論》、《脈死候》、《六十病方》、《病源論》、《諸病症候》、《經脈書》、《脈書》、《五色臟脈論》和《醫馬書》（獸醫類書籍）。由於僅有《六十病方》中的藥物資料帶有較強烈的地緣特徵，故本文將著眼於《六十病方》暫不討論其他八部醫學典籍。

## 第二章：文獻回顧

### (一) 現存研究分析

目前關於老官山漢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基於簡牘清理過程中的文字整理，由和中浚<sup>1</sup>、趙懷週<sup>2</sup>、王一童<sup>3</sup>、李繼明<sup>4</sup>、張雷<sup>5</sup>等人牽頭進行簡牘的排列翻譯等工作；墓主人身分考察部分由索德浩<sup>6</sup>、原海兵<sup>7</sup>、劉祥宇<sup>8</sup>等學者運用方法確立墓主人身份；中醫文獻學部分有席肖曉<sup>9</sup>、張如青<sup>10</sup>等學者將墓中出土醫學簡牘與現有中醫典籍進行對比分析；中醫臨床醫學部分研究頗為豐富，其中經絡診斷方面有黃柳楊<sup>11</sup>、李雯<sup>12</sup>、邱科<sup>13</sup>、和曾芳<sup>14</sup>、劉小梅<sup>1516</sup>、印

<sup>1</sup> 和中浚、趙懷舟、任玉蘭、周興蘭、王麗、謝濤：〈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排序研究〉，《中醫文獻雜誌》，第4期（2015）。

<sup>2</sup> 和中浚、趙懷舟、任玉蘭、周興蘭、王麗、謝濤：〈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體例初考〉，《中醫文獻雜誌》，第3期（2015）。

<sup>3</sup> 王一童、王麗、李繼明：〈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標識符號析義〉，《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6）。

<sup>4</sup> 和中浚、王麗、周興蘭：〈老官山漢簡的書法特點及在隸變分期中的早晚〉，《中醫藥文化》，第1期（2020）。

<sup>5</sup> 張雷、程國全：〈老官山漢墓木牘醫方法注釋〉，《科技資訊》，第15期（2014）。

<sup>6</sup> 索德浩：〈成都老官山漢墓M1墓主族屬考察〉，《考古》，第5期（2016）。

<sup>7</sup> 原海兵、謝濤、何鋐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1期（2018），頁261-286。

<sup>8</sup> 劉翔宇、謝濤：〈略論成都老官山三號墓及綿陽雙包山二號墓墓主〉，《成都考古研究》，第1期（2016），頁199-201。

<sup>9</sup> 席肖曉：〈出土秦漢經脈文獻整理與研究〉，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sup>10</sup> 李海峰、張如青：〈老官山漢簡《經脈書》初探〉，《中醫文獻雜誌》，第6期（2016）。

<sup>11</sup> 黃柳楊：〈老官山漢墓出土經穴髹漆人像手三陰經腧穴特點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

<sup>12</sup> 李雯、趙爭：〈從成都老官山漢墓醫簡看早期經脈理論〉，《中國針灸》，第12期（2016）。

<sup>13</sup> 邱科：〈老官山漢墓經穴髹漆人像六陰經循行特點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sup>14</sup> 邱科、曾芳、孫睿睿、程施瑞、黃柳楊、梁繁榮、周興蘭：〈成都老官山漢墓經穴髹漆人像手三陰經循行考證〉，《中華中醫藥雜誌》，第4期（2018）。

<sup>15</sup> 劉小梅：〈老官山漢墓醫簡中脈診理論學術思想初探〉，《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7）。

<sup>16</sup> 劉小梅：〈老官山漢墓醫簡中的色診內容初探〉，《中醫藥文化》，第6期（2016）。

帥<sup>17</sup>、袁開惠<sup>18</sup>、張乙小<sup>19</sup>、趙興隆<sup>20</sup>、張迪<sup>21</sup>等學者<sup>22</sup>對經絡的發展進行研究，藥物學方面有丁源<sup>23</sup>、王一童<sup>24</sup>、周祖亮<sup>25</sup>等學者展示了我國早期藥物學成就，其中周祖亮的著書<sup>26</sup>在本文統計過程中作為典籍藍本，中醫理療與理論方面的研究以陳星等人最為突出<sup>272829</sup>，與中醫學相關的有劉澄中<sup>30</sup>的出土經脈俑研究；另外有馮永德<sup>31</sup>唐嫻<sup>32</sup>等學者從美學角度進行了出土織機模型及出土文物鑑賞等研究。

## （二）小結

由上文回顧可以看出，目前以老官山漢墓為主體的研究主要圍繞考古學與醫學兩個方面，從墓主人、出土文獻、出土文物、中醫、生物、文字等各角度分別探究出土文物之價值。然而目前所有

<sup>17</sup> 印帥、程施瑞、曾芳、謝濤、周興蘭、江章華、梁繁榮：〈從成都老官山漢墓髹漆人像看足陽明經脈循行演變〉，《遼寧中醫雜誌》，第1期（2017）。

<sup>18</sup> 袁開惠、王小藝、趙懷舟：〈也談老官山漢墓醫簡所載「損至脈」〉，《中醫藥文化》，第4期（2019）。

<sup>19</sup> 張乙小、周興蘭、曾芳、邱科、程施瑞：〈老官山漢墓出土經穴髹漆人像手陽明經脈循行演變研究〉，《中醫雜誌》，第23期（2019）。

<sup>20</sup> 劉興隆、趙懷舟、周興蘭、和中浚：〈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六十病方》方劑劑型考辨〉，《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6）。

<sup>21</sup> 張迪、周興蘭、曾芳、程施瑞、梁繁榮：〈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髹漆經穴人像手太陽小腸經循行研究〉，《中醫雜誌》，第8期（2019）。

<sup>22</sup> 陳星：〈老官山漢墓醫簡外治法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sup>23</sup> 丁媛、張如青：〈簡帛醫方中療效預判研究〉，《中醫文獻雜誌》，第5期（2019）。

<sup>24</sup> 王一童：〈老官山漢墓天回醫簡《治六十病和齊湯法》的內容特點與學術源流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sup>25</sup> 周祖亮：〈老官山醫簡《六十病方》藥物學成就探析〉，《中藥材》，第12期（2016）。

<sup>26</sup>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sup>27</sup> 陳星、王一童、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石法探析〉，《中國醫藥文化》，第3期（2017）。

<sup>28</sup> 王一童：〈老官山醫簡諸「瘕」、諸「癰」、諸「風」病名考釋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sup>29</sup> 陳星、馬程功、王一童、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時間醫學思想初探〉，《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8）。

<sup>30</sup> 劉澄中：〈論老官山脈穴木人的白脈循行系統——兼評「經穴髹漆人像初探」〉，《中國針灸》，第38期（2018），頁198-202。

<sup>31</sup> 馮永德：〈淺談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蜀錦織機〉，《四川蠶業》，第4期（2013），頁55-56。

<sup>32</sup> 唐嫓：〈漢代成都漆器的審美研究〉，西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的研究皆立足於單一學科，對墓葬進行分別研究，並沒有注意到此墓葬墓主人身分與中醫學發展脈絡之間的關係，以及其隱含的歷史地理現象，亦無研究全面還原墓主家族遷移過程。故本文將結合中醫藥、歷史地理等多方面之線索進行邏輯分析，探究此墓葬群墓主家族遷移的原因、過程以及影響。

### 第三章：墓葬概述

#### (一) 墓葬形制及發掘情況<sup>33</sup>

老官山發掘的四座墓皆為土坑木槨墓。

M1	情況
墓室	192度方向。有墓道與墓室，墓道台階高0.2至0.3米。
墓道	墓室長6.68米（南北）寬4.04米（東西）深4.2米。
槨室	槨室由底板、壁板、蓋板搭建，以榫卯的方式構成「井」字結構。 長5.28米（南北）寬2.45米（東西）高1.7米，髹黑漆。
棺	木棺兩具，兩棺平行。
出土	陶、漆、木、銅、鐵、銀、棕、竹、石隨葬物品150餘件。 錢幣為「半兩」和「五銖」。木犧50枚。
被盜	多個盜洞，盜洞形狀和M2相同。
分析	推測為夫妻合葬墓。 <sup>34</sup>

M2	情況
----	----

<sup>33</sup>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第7期（2014），頁59-70。

<sup>34</sup>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期（2016），頁215-246。

<b>墓室</b>	方向34度。無墓道。
<b>墓道</b>	長8.45米（南北）寬5.8米（東西）深5米。 坑東西璧有兩條中心對稱生土梯。
<b>槨室</b>	「井」字結構與M1相同。 槨室內部置擋板將底部分割出多個底箱，各箱高約0.5米。 長6.36米（南北）寬3.35米（東西）高2.02米，髹紅漆。
<b>棺</b>	槨中有木棺一具，髹紅漆。
<b>出土</b>	陶、漆、木、銅、鐵、銀、棕、竹、玉石（玉塞與玉印） 各類物品300餘件。錢幣為「半兩」。有四部織機以及彩繪 木俑。有隨葬動物骨骼 <sup>35</sup> 。
<b>被盜</b>	一個盜洞直徑約0.7米。 墓主被移動至棺外槨內，推測其隨身物品幾乎被盜盡。 墓主遺骸保存完好，其被盜時間幾乎和下葬時間相同。 由此可判斷盜墓者對墓葬內部結構十分清楚。
<b>分析</b>	推測墓主人生前可能從事蜀錦織造類工作，但由於隨葬品 中無文字材料，且出土織機為模型並不能實用，故此墓主 人身份存疑。

<sup>35</sup> 何鋐宇、謝濤：《〈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漢墓 M2 隨葬動物骨骼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12輯（2016）。

M3 情況	
墓室	方向35度。長6.5米（南北）寬4.26米（東西）深2.75米。
槨室	「井」字結構與M1相同。 和M2類似，槨室亦由擋板分割出四個底箱。 長5米（南北）寬2.36米（東西）高2.05米，髹黑漆。
棺	槨室內木棺兩具。
出土	陶、漆（人體經穴俑）、木、銅、鐵、銀、草、竹、藤各類器物140餘件。錢幣為「半兩」。簡牘920餘枚 <sup>36</sup> 。
被盜	多個盜洞，盜洞形狀和M2相同，隨葬物真正數量不可考。
分析	推測是夫妻（或妾室）合葬墓。

M4 情況	
墓室	方向148度，整體受到嚴重破壞。 墓室長5.9米（南北）寬3.7米（東西）深2.9米。
槨室	「井」字結構與M1相同。槨室底部放置底板劃分出底箱。 長3.78米（南北）寬1.95米（東西）高1.4米，髹黑漆。
棺	內有木棺一具，內外通髹黑漆。
出土	陶、漆、木、玉石各類物件十餘件。錢幣為「半兩」。

<sup>36</sup> 梁繁榮、王毅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頁9。

**分析** 由於M2位於M1北30米、M3位於M2北5米，而M4位於M1東南方420米處，相較於其他三處較遠，是否為此家族成員尚存疑，且此墓後期破壞嚴重，處於現代建築下方<sup>37</sup>，不作為探討中心。

四川盆地發現的戰國至秦漢時期的漢墓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本地居民的墓葬，以四川盆地土著文化為特徵，另一種是外國文化為主要特徵的墓葬，即秦國文化墓葬及楚文化墓葬<sup>38</sup>。其中，秦文化墓葬主要來源於戰國中後期秦國強制向巴蜀移民，楚文化墓葬來源於長江流域的移民。根據墓葬的形制與出土材料來看，老官山的這一墓葬群屬於楚文化墓葬，且由於出土物品相似度很高，故推測此四座墓葬同屬於一宗族，安葬時期集中在景武，不會晚於武帝時期。

## (二) 出土文書

在四座墓葬的出土物中，以其出土文獻最為重要。

M1中出土木牘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官方文書類木牘，內容和商業活動有關<sup>39</sup>，大致描述政府調節市場上某一大宗商品價格的政策

<sup>37</sup> 梁繁榮、王毅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頁3-8。

<sup>38</sup> 江章華、張擎：〈巴蜀墓葬的分區與分期初論〉，《四川文物》，第3期（1999），頁23-35。

<sup>39</sup> 例如：木牘（M1:158），「[賈]皆沒以（X）不佔，縣……皆益加朱十錢以均之。」

<sup>40</sup> ；一類是巫術類木牘<sup>41</sup>，大致為求子巫術。墓葬中出土的文書類物品一般是墓主人生前的使用物，可以大膽推斷墓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員，且有可能作為「市長」對當地市場進行調節管控。

M2中出土竹簡經統計分別為《敝昔醫論》、《脈死候》、《六十病方》、《尺簡》（法律文書）、《病源論》、《諸病症候》、《經脈書》、《脈書》、《五色臟脈論》和《醫馬書》（獸醫類書籍）。結合其墓中出土經脈漆人，可以判斷墓主人生前作為一名醫生在川蜀地區行醫，並進行醫學理論的教學。

### （三）墓主人身分

雖墓葬中並未出土象徵身分的隨葬物品，但由於此墓葬經歷盜掘，隨葬物品並不完整，且透過對墓葬規格的分析，以及對出土物品的觀察，基本可判斷墓主人擁有較高的身分地位。

#### （1）M1

巴蜀本地人多將漆器作為生活用品<sup>42</sup>，墓葬中的隨葬漆器也多偏向生活化，注重實用性。而老官山出土漆器中有豐富的人俑與動物俑，帶有禮器烙印<sup>43</sup>，暗示墓主人並非蜀本地人。時楚國的漆器應用廣泛，有使用漆器作為禮器隨葬的傳統，且楚地自戰國以來便有成

<sup>40</sup> 索德浩、謝濤：〈老官山 M1 木牘與西漢蜀商〉，《南方民族考古》，第 12 期（2016），頁 63-78。

<sup>41</sup> 例如：木牘（M1:206）「女子視欲得男者，禹步三，擇日……」

<sup>42</sup> 李昭和：〈戰國秦漢時期的巴蜀髹漆工藝〉，《四川文物》，第 4 期（2004），頁 31-40。

<sup>43</sup> 肖嶺、楊弢：〈戰國秦漢時期巴蜀漆器製作工藝研究初探〉，《江漢考古》，第 1 期（2014），頁 57-59。

片的漆林作為經濟作物林，漆器工藝發達<sup>44</sup>，漆器製品數量大且精美，並借助長江水路向巴蜀傳播。這為墓主人家族來自荊楚提供了可能性。

而 M1 中出土的一件漆器上帶有「景氏」銘文<sup>45</sup>，使用紅漆寫於一木胎漆案背面曲尺形足內。這一證據的出現幾乎可以完全確認墓主家族的楚人身份。

景氏被認為是戰國時期楚國三大公族之一<sup>46</sup>，於楚平王之子公子申和其孫公孫寧時期立族<sup>47</sup>。1973 年湖北當陽趙家湖楚城遺址一號台基，出土的一件青銅甬鐘上銘文中有「秦王卑命競（景<sup>48</sup>）平王之定救秦戎」<sup>49</sup>記載楚王派遣景之定<sup>50</sup>幫助秦國平定秦洛摩擦之史實<sup>51</sup>，可以判定景氏家族在秦楚關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且「景氏」的銘文會出現在楚國景氏貴族的墓葬中。全面紀錄景氏家族的文字材料要數 1987 年湖北荊門市包山二號戰國楚墓中出土的包山楚簡<sup>52</sup>，其中詳細記述了景氏家族成員的任職情況，可見景氏族人眾多。而自包山楚簡後，景氏便不再有如此詳細的家族人員紀錄，目前僅存的考

<sup>44</sup> 瞿媛：〈從生態地理和經濟地理學看戰國時期的城市繁榮〉，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sup>45</sup> 索德浩：〈成都老官山漢墓 M1 墓主族屬考察〉，《考古》，第 5 期（2016），頁 79-85。

<sup>46</sup>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416。後有：唐·林寶《元和姓纂》、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皆為此觀點。

<sup>47</sup> 胡亞東：〈楚公族相關問題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sup>48</sup> 黃錫全、劉森森：〈「救秦戎」鍾銘文新解〉，《江漢考古》，第 1 期（1992）。

<sup>49</sup> 宋·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

<sup>50</sup>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98。

<sup>51</sup>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101。

<sup>52</sup> 王穎：〈從包山楚簡看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 3 期（2004），頁 14-17。

古資料有 2004 年重慶雲陽舊縣坪遺址出土的「漢朐忍令景雲碑」<sup>53</sup>，記述景氏家族後人遷移至朐忍並在當地發展為望族的事紀。此次發現的「景氏」銘文漆器意義重大。

根據其隨葬物品中的「半兩」和「五銖」可推測其生活年代在景武時代，逝世年份在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之後。

綜上可以知道，M1 的墓主人是一位生活在景帝時代，並在武帝時代逝世的景氏家族後裔，這位享年 45 歲的男子<sup>54</sup>帶有荊楚貴族血統，卻在蜀地娶妻生活，最終將家族最後的信物連同貴族的身份帶入了墳墓。

## （2）M2

M2 中出土的織機以及織工俑刻畫的是蜀錦的生產過程，有觀點推斷墓主人生前從事紡織工作的管理<sup>55</sup>。但由於織機模型及人俑僅表達象徵意義，無文書材料對其身分進行作證，故僅能判斷墓主人生前職業與紡織有一定關聯。另外，經過測量判斷其為一位 45 歲左右女性<sup>56</sup>。

## （3）M3

<sup>53</sup> 孫華：〈漢朐忍令景雲碑考釋補遺〉，《中國歷史文物》，第 4 期（2008）。

<sup>54</sup> 原海兵、謝濤、何鋗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 1 期（2018），頁 261-286。

<sup>55</sup> 馮永德：〈淺談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蜀錦織機〉，《四川蠶業》，第 4 期（2013），頁 55-56。

<sup>56</sup> 原海兵、謝濤、何鋗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 1 期（2018），頁 261-286。

首先關於 M3 墓主人的家族身分，有研究認為 M3 墓主人來自今山東地區和江蘇北部的齊魯地區，原因有二：一是隨葬漆器中有書「弓」字二杯，二是其隨葬醫簡內容為扁鵲派醫學理論，而扁鵲學派起源於齊地<sup>57</sup>。本文認為不然。西漢時期漆器上的文字可能為作坊名、工名、物主標誌以及符號<sup>58</sup>，並不能明確此「弓」字一定代表家族姓氏。目前並未發現其他齊地出土材料帶有「弓」字銘文，故本文認為漆器上所髹「弓」字，並不能作為確定墓主人身分的有效證據。扁鵲派醫學診療理論雖起源於齊地，但無法作為墓主人身分判定證據。且老官山墓葬群中 M1、M2、M3 距離近，出土物件相似度極高，墓主人幾乎在同一年代下葬，故認為 M3 墓主人亦為此景氏家族一員。

M3 中出土的眾多簡牘記述內容皆為中醫中藥，且隨葬物品多為醫學器具及製藥工具，故推墓主人生前主要從事醫學相關工作<sup>59</sup>。墓中的「半兩」表明墓主人生活在景帝時，並且去世年份一定早與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

<sup>57</sup> 劉翔宇、謝濤：〈略論成都老官山三號墓及綿陽雙包山二號墓墓主〉，《成都考古研究》，第 1 期（2016），頁 199-201。

<sup>58</sup> 高秀芝：〈漢代漆器銘文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5 月。

<sup>59</sup>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第 7 期（2014），頁 59-70。

墓中女性約 20 歲<sup>60</sup>，由於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為促進人口增長實行了早婚政策，即「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sup>61</sup>，推測此女或為男性墓主人的妻子或妾室。

綜上可知，這位墓主可能是 M 男性墓主的父輩甚至祖輩。合葬女性年齡小，可能由於這位醫生的髮妻在早年去世，並且由於某些原因（早亡、死於路途等）沒有機會和墓主人合葬。

#### (4) M4

M4 由於遭到破壞，且出土器物少，僅能根據實驗數據判斷其為一老年女性<sup>62</sup>。

---

<sup>60</sup> 原海兵、謝濤、何鋐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 1 期（2018），頁 261-286。

<sup>61</sup> 漢班固：《漢書·惠帝紀》，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網頁：<https://ctext.org/han-shu/hui-di-ji/zh>。

<sup>62</sup> 原海兵、謝濤、何鋐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 1 期（2018），頁 261-286。

## 第四章：蜀地的歷史文化背景

根據上文推理，可以大膽判斷，老官山漢墓墓葬家族的身份是楚國貴族景氏中遷移到蜀地的一支，然其家族遷移的動機如何仍待討論，遷移的過程細節亦需要進一步還原。以下首先敘述蜀地的歷史文化背景。

### (一) 古蜀

巴蜀地區四面環山，周圍有著邛崐山山系、巫山山系、大婁山山系、大巴山山系等，形成一個相對於中原地區的獨立地理單元。自蜀地「有蠶叢、泊濩、魚鳧、開明<sup>63</sup>」建立完整社會體系以來，土著居民主要分布在內部偏中西部的盆地中，盆底漢人中巴人在東蜀人在西<sup>64</sup>。此地理環境決定了巴蜀地區區別於中原地區而形成其獨立與中原的社會形態與生產文化，有「蜀之為國，肇與人皇」<sup>65</sup>的描述，認為巴蜀地區獨立於中原地區擁有自己的獨特而完整的政治形態。直到有敘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sup>66</sup>才第一次記錄了巴蜀族人在商朝末期參與中原政治軍事活動的情況，四川

<sup>63</sup>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127。《華陽國志》為晉人所做，雖為正史，然並非信史，其考證可靠度低，僅能證明當時蜀國已經存在國家型態社會之趨勢，並未嚴格紀錄蜀國君王換代歷史。

<sup>64</sup> 尹建東、馮小麗：〈華夏文化視域中的西南與西南社會——秦漢時期巴蜀華夏認同的確立過程〉，《文山學院學報》，27卷，第5期（2014），頁38-41。

<sup>65</sup> 李學勤：《揭開古蜀文明的面紗》

<sup>66</sup> 《尚書·牧誓》，周秉鈞註釋《尚書》，嶽麓書社，2001年版。西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https://ctext.org/text.pl?node=4591&if=gb&show=parallel>。

彭州市出土兩件帶有「覃父癸」和「牡正父己」銘文的殷商銅鑣很可能與此事件有關<sup>67</sup>。

從考古材料而論，也表現出較顯著的地域特徵。舉例而言，巴蜀本土的墓葬以巫術為指導<sup>68</sup>，與中原區別巨大，可分為多個時期：寶墩文化期的豎穴淺土坑墓；三星堆文化期；十二橋文化期；東周（主要為戰國<sup>69</sup>）及之後<sup>70</sup>。這也對應了巴蜀本土文化的幾個部分即：距今 4500～3700 年的寶墩文化；3700 年前具備王都特徵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沒落後<sup>71</sup>的十二橋文化即金沙文化<sup>72</sup>；開明王朝。這幾個時期的巴蜀本土文化區別於中原之「禮」與南方「滇巫」而重仙（亦為巫術），此現象可以在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中的鳥類圖騰中得到應證，而蜀地的巫術發展與其使用巫術進行社會治理的政策密不可分<sup>73</sup>。直到戰國時期秦舉巴蜀之才與中原逐漸同化

<sup>74</sup>。

綜上可知，巴蜀地區在地理環境上與中原阻隔，其社會與中原地區同步發展而相互獨立，雖後世文獻常將蜀地王族歸為人皇後裔

<sup>67</sup> 宋治民：《蜀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

<sup>68</sup> 田敏：〈楚國滅巴考〉，《貴州民族研究》，第 1 期（1997），頁 83-89。

<sup>69</sup> 湯新釗：〈戰國時期成都平原的墓葬考古研究〉，雲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6 年 5 月。

<sup>70</sup> 施勁松：〈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墓葬、文化與社會〉，《考古》，第 4 期（2019），頁 74-87。

<sup>71</sup>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sup>72</sup> 譚繼和：《巴蜀文脈》，四川：四川出版集團，2006，頁 66。

<sup>73</sup> 周集雲：《巴族史探微》，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年，頁 122-125。

<sup>74</sup>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頁 12-20。

<sup>75</sup>，但結合近年考古材料，可斷定在戰國之前蜀地與中原僅進行部分物產流通及文化交流，融入中原文化要到戰國晚期甚至漢初，融入關鍵應是秦國征服蜀地。

## (二) 楚蜀

楚國作為長江中下游平原上的最強者<sup>76</sup>，在春秋早期就已經開始謀劃西進<sup>77</sup>，在混戰中不斷侵吞各小國<sup>78</sup>。但由於楚國居民喜原居，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向東北的擴張中，主要面對晉、吳、越，春秋時期暫時還未對巴國進行攻擊，而主要採用聯合的方式對其加以利用。公元703年就已有巴王楚王聯合夾擊鄧國的紀錄<sup>79</sup>，巴國與楚國共同夾擊庸國等<sup>80</sup>，都能證明巴楚在早期結為盟友，掃蕩小國並各取所需。並且，由於巴國地處江漢平原地理條件優渥<sup>81</sup>，且有眾多露出地表的淺層鹽礦礦產豐富，開採條件優良<sup>82</sup>，又有長江這一天然航道的加持<sup>83</sup>，巴楚之間和平的物產交換維持了三十年左右<sup>84</sup>。

<sup>75</sup> 《華陽國志·蜀志》「蜀之為國肇於人皇帝，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譽，封漆支屬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

<sup>76</sup> 趙鵬璞：〈戰國政治地理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

<sup>77</sup> 徐中舒：《論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頁213-216。

<sup>78</sup> 何光岳：〈楚國滅國與移民融合〉，湖南省楚史研會主編：《楚史與楚文化研究》，長沙：求索雜誌社，1987年，頁65。

<sup>79</sup> 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關係〉，《文物》，1981年第6期，頁17-25。

<sup>80</sup> 段渝：〈先秦巴文化與巴楚文化的形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2004），頁12-19。

<sup>81</sup>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年，頁123。

<sup>82</sup> 趙炳清：〈略論峽江地區鹽鹵資源與楚西進置郡的關係〉，《三峽大學學報》，第5期（2005），頁17-21。

<sup>83</sup> 鄧少琴：《巴蜀史蹟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9。

<sup>84</sup> 白九江：《巴人尋根》，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頁80。

然而楚國作為大國對巴國的吞併之心長期存在，巴楚關係融洽的暗流之下是相互侵吞的野心<sup>85</sup>。進入戰國時代楚國逐漸強盛，公元477年楚文王終於「敗巴師於鄖<sup>86</sup>」至奉節和巫山交界處的瞿塘峽才礙於巴國的「捍關<sup>87</sup>」而停下擴張的腳步。自此，巴人被驅逐到清江流域<sup>88</sup>，在嘉陵江上游閬中一代生活。其餘部分從烏江流域、長江流域、渠江至涪江下游<sup>89</sup>由楚國設置巴郡以管轄<sup>90</sup>，故峽江地區發現眾多楚國軍人墓。這些地區的文化逐漸由楚國移民進行浸染，形成巴楚交融的態勢，透過宋玉《對楚王問》<sup>91</sup>中的描述可見一斑。

春秋時晚期及戰國以降蜀地政治和宗教中心因蜀王貪圖享樂及王室內部爭鬥而逐漸衰落，十二橋文化的衰落導致成都平原的宗教色彩趨於淡化。與此同時，楚國物產及文化以長江為紐帶以巴為橋樑向上游擴張<sup>92</sup>，為中原人本文化進入蜀地打下了基礎，也為日後楚人遷徙埋下伏筆。

### (三) 秦蜀

<sup>85</sup> 魏楚楚：〈先秦楚蜀關係的幾個問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sup>86</sup> 春秋·左丘明：《春秋左氏傳》，電子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chun-qiu-zuo-zhuan/ai-gong-shi-ba-nian/zh>。

<sup>87</sup> (北魏) 鄒道元(撰)、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江水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昔巴、楚數相攻伐，借險置關，以相防捍，故置捍關。」。

<sup>88</sup> 周傑：〈從考古學角度看巴文化與和漢文化的融合〉，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5月30日。

<sup>89</sup> 楊光華：〈楚國設置巴郡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2卷第4輯（2007年10月）。

<sup>90</sup> 朱俊明：《楚向古雲貴開疆史跡鉤沈》，張正明主編：《楚史論叢初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頁20。

<sup>91</sup> 戰國·宋玉：《對楚王問》，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82218>。

<sup>92</sup> 施勁松：〈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墓葬、文化與社會〉，《考古》，第4期（2019），頁74-87。

秦漢時期的蜀北緣為米倉山和大巴山，夾帶漢水河谷盆地，和秦國以秦嶺為界<sup>93</sup>。早在春秋秦穆公開始就有「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的描述，即通過雍都（今甘肅省武威市）的唯一道路溝通隴蜀的商業流動。

秦國處於黃河中上游地區，氣候條件良好「以牛田，水通糧」<sup>94</sup>，糧食產量大<sup>95</sup>，甚至有「積粟如丘山」<sup>96</sup>的描述。故在強大國力幫助下，到戰國晚期，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6年），由張儀設計滅蜀<sup>97</sup>，並對川蜀進行規劃和建設，並設置官僚機構，使其「與咸陽同制」<sup>98</sup>，並未對巴蜀進行經濟上的掠奪和文化上的排斥<sup>99</sup>。並且由於秦國需要巴蜀作為戰備後方，積極建設巴蜀地區交通，使「棧道千里，通於蜀漢<sup>100</sup>」。

秦蜀融合相較於楚國更傾向與經濟上的影響，其中蜀人奉秦人官員李冰為人神的習俗中能看出民眾對秦人的認可。如果說楚蜀文化交流是基於物產交流而形成的平民階層風俗融合，那麼秦蜀的交

<sup>93</sup> 羅二虎：《秦漢時代的中國西南》，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年，頁1。

<sup>94</sup> 漢劉向：《戰國策·趙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an-guo-ce/zhao-yi/zh>。

<sup>95</sup> 李春豔：〈戰國末期到西漢時期的氣候變化與關中農業大發展〉，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sup>96</sup> 漢·司馬遷：《史記·卷七·張儀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shiji/zhang-yi-lie-zhuan/zh>。

<sup>97</sup> 譚繼和：《巴蜀文脈》，四川：四川出版集團，2006，頁70。

<sup>98</sup>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sup>99</sup> 楊民：《秦漢西晉中央與巴蜀地方關係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成都：巴蜀書社，2012。

<sup>100</sup> 漢·劉向：《戰國策·秦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shiji/fan-sui-cai-ze-lie-zhuan/zh>。

流就是秦國通過社會架構改革，輸入官僚機構，造就新精英階層，自上而下使蜀地「染秦化」。

#### (四) 小結

由上文推理可知，巴蜀於商周逐漸與中原進行物資交換及文化交流，到春秋時期受楚國西漸影響，通過長江進行物資交換，至秦滅巴蜀後成為戰備糧倉，逐漸與中原文化融合。這期間楚蜀文化自然融合，巴蜀主動吸收楚地物產、風俗及製造業技術，而秦蜀文化融合則多為被動接受秦移民之結果。楚蜀融合面廣泛而深入，秦蜀融合則進程迅速。

## 第五章：墓主人家族遷徙前後

由上文推理可知，巴蜀地區作為秦國糧倉，楚國重要貿易夥伴，與秦楚兩國皆有深刻交流，這為之後移民入蜀做了文化與物質條件上的良好鋪墊。而老官山漢墓群的墓主人家族在秦漢之際為何選擇遷徙入蜀，其遷徙過程以及遷徙至蜀後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仍需要進一步分析。

### （一）遷移動機

造成人口遷徙有多種原因（推力與拉力）。一般來說人口分佈是人類對生存環境的選擇，在自然環境良好的情況下，人口的主動遷移主要源於人口密度大，單位土地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資源，需要尋找更廣闊的耕種土地或更豐富的生產資料<sup>101</sup>。這種情況下的人口遷徙距離較短，基本上不會進行長途跋涉。戰國晚期至秦漢，雖然楚地人口已經初具規模，且社會經濟與道路交通發展迅速<sup>102</sup>，但長途遷徙依然不是大部分人口改變居住地的方式。老官山家族由楚至蜀，道路艱難，可以推斷其遷徙動機並不單一。

楚景家族的發展時間長，族運跌宕起伏。景氏自景申始，到宣王時期開始走向鼎盛，戰國晚期楚景氏族內部的分化已頗為嚴重，

<sup>101</sup> 路遇藤澤之：《中國人口通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 63。

<sup>102</sup> 管東貴：〈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頁 645-656。

從包山楚簡<sup>103</sup>能看出，景氏經歷多代世襲之後，產生了大量官員以管理社會各個層面，亦有逐漸下沉為平民的景氏宗親，家族勢力在其封地析深刻滲透。後秦統一六國，然六國後裔仍存在強大勢力意圖反撲。秦為削弱六國勢力進行了人口大遷徙（這在現代的研究中被認為是破壞性的<sup>104</sup>，且此次移民人口基本來自關東<sup>105</sup>），時楚王遭到流放<sup>106</sup>，楚貴族實力遭到重創，然而後來秦末起義時仍然庸景駒為楚王，景氏作為楚國大族的勢力可窺見一斑。直到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劉邦曾將六國後裔十餘萬人口遷移至關中<sup>107</sup>即「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sup>108</sup>、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sup>109</sup>，實際還有燕、趙、韓、魏及豪傑名家，這批移民到西漢末至少有四十萬人<sup>110</sup>。此舉措一石二鳥，不僅斬斷六國殘黨在本地的資源，更在路途中消耗其財力物力，並且將其置與關中監視，斷其復辟的念想，遷移到達的貴族還能為當地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sup>111</sup>，以實現漢初「實關中」的政策<sup>112</sup>。

<sup>103</sup> 何浩：〈戰國時期楚封君初探〉，《歷史研究》，第5期（1984）。

<sup>104</sup> 路遇藤澤之：《中國人口通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72。

<sup>105</sup> 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sup>106</sup> 黃佳夢：〈秦移民及相關問題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sup>107</sup> 路遇藤澤之：《中國人口通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77。

<sup>108</sup> 何浩：〈春秋戰國時期楚屈氏世系考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頁64-71。認為遷入關中之屈氏是屈署後裔。

<sup>109</sup> 東漢·班固：《漢書·高帝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頁：<https://ctext.org/han-shu/gao-di-ji/zh>。

<sup>110</sup> 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sup>111</sup> 趙常興：〈中國古代人口南遷與南方經濟發展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sup>112</sup>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

其中明確應證高祖這一舉措的考古資料有上文提到2004年重慶雲陽舊縣坪遺址出土的「漢朐忍令景雲碑」<sup>113</sup>，此碑被認為是朐忍令雍陟所立，於東漢熹平二年(一七三年)在朐忍縣轄地落成<sup>114</sup>，用於追頌前賢景雲以及景氏家族遷移歷史的神道碑<sup>115</sup>。其中描述了楚景貴族遷入關中，並最終在梓潼定居<sup>116</sup>，發展為當地大族的事紀<sup>117</sup>。

綜上可以確定在西漢初期，確實有遷移六國後裔的政策出台，透過分派土地等優惠政策，將名門大族進行遷移。此政策力度大，對於配合遷移的家族給予支持和賦稅優惠，但到達關中後嚴格管控<sup>118</sup>。其中對於齊國大族田氏，劉邦曾用「(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sup>119</sup>」的政策以捕捉田橫兄弟，亦曾封田安為濟北王<sup>120</sup>，可以說是恩威並施，並未強制要求田氏遷移，並且田氏後來在關中發展為富商大賈，有「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sup>121</sup>」的描述，可以看到漢初「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思想<sup>122</sup>是存在的。但並非所有族裔都以政策鼓勵的方式進行自發遷徙，如梁

<sup>113</sup> 程地宇：〈《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考釋〉，《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5期（2006年9月）。

<sup>114</sup> 任桂園：〈漢巴郡朐忍故城遺址與「景雲碑」〉，《鹽業史研究》，第1期（2015）。

<sup>115</sup> 王磊：〈東漢景雲碑的圖像形式與視覺觀念〉，《榮寶齋》，第1期（2015），頁166-173。

<sup>116</sup> 魏啟鵬：〈讀三峽新出東漢景雲碑〉，《四川文物》，第1期（2006）。

<sup>117</sup> 李喬：〈從《景雲碑》看景氏起源及漢代以前的遷徙〉，《中原文物》，第4期（2009）。

<sup>118</sup> 程地宇：〈《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考釋〉，《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5期（2006年9月）。

<sup>119</sup> 東漢班固：《漢書·高帝紀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han-shu/gao-di-ji/zh>。

<sup>120</sup> 張曉連：〈齊國田氏後裔考略〉，《管子學刊》，2000年第2期，頁89-95。

<sup>121</sup>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shiji/huo-zhi-lie-zhuan/zh>。

<sup>122</sup> 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

王彭越有「越已徙蜀青衣<sup>123</sup>」，淮南王劉長有「劉長徙蜀嚴道瓊郵，死與道<sup>124</sup>」等對被廢除的諸侯王進行強制遷移至蜀。故可以推測，本遷徙政策給予各家族後裔遷徙的動力，亦對堅守在原居住地的貴族後裔一定的威懾，但並非強勢的遷徙刑<sup>125</sup>，遷徙之後亦給予各家族較高的發展自由度。

另外，自秦滅巴蜀後，四川盆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極大的改善了成都平原的生產生活條件<sup>126</sup>，司馬遷有「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的描述<sup>127</sup>，川蜀地區成為秦國糧倉幫助秦統一六國。可見川蜀地區物產豐富、水土肥美，生產生活條件優。

由此推測，老官山漢墓主人家族進行遷徙時，同時考慮了中央的遷移政策以及目的地的生活條件，最終選擇蜀地作為落腳點。

## （二）遷移過程

從秦漢時期的交通環境推測，老官山漢墓主人一族從荊楚到達成都平原有約三條路線。

<sup>123</sup> 東漢·班固：《漢書·彭越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shiji/wei-bao-peng-yue-lie-zhuan/zh>。

<sup>124</sup> 東漢·班固：《漢書·淮南王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han-shu/huai-nan-heng-shan-ji-bei/z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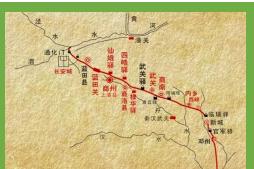
<sup>125</sup> 刑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6期，頁321-349。

<sup>126</sup> 路遇藤澤之：《中國人口通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67。

<sup>127</sup>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shiji/huo-zhi-lie-zhuan/zh>。

圖示（附錄）	路線	備註
	<p>延長江逆流而上，經今重慶市三江交會處延北上延涪江至綿陽，後南下進入成都平原。或延長江逆流而上直到今宜賓，後北上通過岷江直接進入成都南部。</p>	<p>此路線經過天塹三峽。</p> <p>岷江經過治理具備良好通航條件。</p>

圖示（附錄）	路線	備註
	<p>由漢水逆流而上至漢中，再走金牛道南下經綿陽入蜀。</p>	<p>漢水上游水勢平穩，江面開闊適合航行；金牛道為戰國末期秦國打造棧道。</p>

圖示（附錄）	路線	備註
 	<p>假設家族從荊州出發，則須經過一系列關驛先到達關中，再從陳倉道南下進入漢中，再由金牛道入蜀。</p>	<p>相對於水路，陸路在當時較發達，也更為安全。</p>

第一條路通過長江，需要穿越峽江和川江江段，又由於秦末至西漢氣候逐漸濕暖，降雨量充沛，長江流量隨季節變化且常有洪澇

災害發生<sup>128</sup>，故三峽段十分險要，只能在冬季通航。家族或個人走水路逆流而上難度高，沿江走陸路穿越巫山山脈的可能性更大。不過到達成都平原內之後的川江江段則較容易通行，特別是岷江在經過治理後，航運條件較好。

第二條路需經漢江，相較於長江，漢江的水勢相對平緩，且在漢初就建立有山河堰<sup>129</sup>、楊鎮堰等水利工程進行灌溉和航運。然而透過漢武帝修建褒斜漕運，卻最終由於水流湍急而無法投入使用可以推測<sup>130</sup>，個人要通過漢水逆流而上仍是難以做到的，而家族遷徙透過陸路進入漢中是可行的。

第三條路為陸路，其中由關中到漢中可走陳倉道、褒斜道等，從漢中入蜀有金牛道、米倉道可以選擇，幾條道路皆為官道<sup>131</sup>，雖路途多棧道，但道路條件相對較好，是本文認為景氏家族最有可能選取的線路。若景氏家族選擇的是這條路線，則其家族有可能在漢初應高祖號召進入關中生活，之後再由漢中遷出進入蜀地。目前還

---

<sup>128</sup>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sup>129</sup> 胡裔濤：〈新見南宋晏袤《山河堰賦》拓本及校釋補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3期（2020），頁107-116。

<sup>130</sup> 漢·司馬遷：《史記·河渠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shiji/he-qu-shu/zh>。「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

<sup>131</sup> 彭邦本：〈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華文化論壇》，第3期（2019），頁30-36。

沒有相關考古發現能證明景是於關中生活過，但可能會在未來西安的考古工作中有這部分的發現。

對比三條線路可以得知，無論老官山墓主人家族選擇哪一條路，都無可避免需要逆流而上或穿越山脈，道路雖通，但仍充滿危險。可以判斷上文提到之「景雲碑」中有「幃屋甲帳，龜車留滯」，認為其先祖乘神龜建幃帳，實為對路途中奔波勞碌的美化。

### （三）到達之後

蜀地在戰國末到漢初經歷了巨大的人口區域性變遷<sup>132</sup>，移入了包括老官山家族在內的眾多外來人口，探究此類移民到達成都平原後的社會地位以及生產生活條件需要結合多方面的線索。

#### （1）墓葬信息

首先本文通過整理老官山漢墓以及同時期的蜀地墓葬，以判斷老官山家族的社會地位。下表選取了和老官山漢墓群幾乎處於同一時期（上至文帝下至武帝）的成都平原土坑楚文化墓葬，透過對比各處墓葬的規模、棺槨禮制、隨葬物品數量和類別，以及現存研究推測的各墓主人身份，便可以明顯看出各墓葬的區別與類似之處，由此綜合判斷老官山漢墓墓主人在蜀地生活時的社會地位、生活水平、家族財力等各方面信息。

---

<sup>132</sup> 向明文：〈巴蜀古史的考古學觀察——以東周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墓葬為中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墓	規模	禮制（槨室）	隨葬品	時間	身分
老 官 山	墓道墓室 長 6.68 米 寬 4.04 米	長5.28米 寬2.45米 高1.7米	陶、漆、木、 銅、鐵、銀、 棕、竹、石製品	武帝 時期	楚國 景氏 後裔
M1	深 4.2 米	髹黑漆 單層 井字結構 木板搭建	150餘件；半兩 錢、五銖錢；木 犧50枚		
老 官 山	墓室有梯 長8.45米 寬5.8米	長6.36米 寬3.35米 高2.02米	陶、漆、木、 銅、鐵、銀、 棕、竹、玉石製	景帝 時期	楚國 景氏 後裔
M2	深5米	髹紅漆 枕木和底箱 雙層 井字結構 木板搭建	品300餘件；半 兩錢；四部織 機；隨葬動物	武帝 時期	
老 官	僅墓室 長6.5米 寬4.26米	長5米 寬2.36米 高2.05米	陶、漆、木、 銅、鐵、銀、	景帝 時期 至	楚國 景氏 後裔

山 M3	深2.75米	髹黑漆	草、竹、藤各類	武帝	
		有底箱	器物140餘件	時期	
		雙層	半兩錢		
		井字結構	竹簡920餘枚		
雙 包 山 M2	斜坡墓道  長24.2米  寬11.2米  深4.4米  前堂後寢  規模巨大	木板搭建	少量穀物		
		長19.3米	陶、漆、木、	文帝	可能
		寬10.5米	竹、銅、鐵、玉	時期	作為
		高3.33米	石器、錢幣、車	至	列侯
		單層	馬飾件及紡織品	武帝	<sup>134</sup>
		木板搭建	殘片等1000餘件	初年 <sup>133</sup>	雍齒 家族 後裔
鳳 凰 山 M1	暫無數據  榔室有底箱，  雙層結構類似  房屋，上部為	高0.5米	漆、陶、銅鏡	文帝	平民
		子、竹笥、藤笥	時期		富農
		等生活用品，還	至		
					<sup>135</sup>

<sup>133</sup> 趙樹中、胥澤容、何志國、唐光孝、陳顯雙：〈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木榔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0期（1996），頁13-29。

<sup>134</sup>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綿陽雙包山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sup>135</sup> 劉翔宇、謝濤：〈略論成都老官山三號墓及綿陽雙包山二號墓墓主〉，《成都考古研究》，第1期（2016），頁199-201。

		人生活區，下部為倉庫	有糧食、瓜果、等食品 有動物骨骼及碳化水稻 <sup>136</sup>	武帝初期	
榮經縣高山廟	僅墓室	長4.26米	陶13件、銅6	文帝	當地
	長5.24米	寬2.48米	件、銀1件、鐵1	時期	望族
	寬2.98米	蓋板坍塌	件（鐵劍）、漆	至	地主
	深5米		20件、木38件、	武帝	官員
M5			錢699枚（秦半兩、漢八銖半兩、漢四銖半兩）	初期	
137					
大邑縣兔兒	口長5.3米 寬3.36米 底長3.3米 寬2.2米 深1.6米	無	陶器為主，另有 鐵釜及其支架、 半兩錢和漆器痕 跡（被盜）。出	文景時期	當地望族成員平民

<sup>136</sup> 徐鵬章：〈四川成都鳳凰山出土的西漢炭化水稻及有關遺物〉，《農業考古》，第3期（1998），頁108。

<sup>137</sup>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博物館、榮經縣嚴道古城遺址博物館：〈四川榮經縣高山廟西漢墓群M5發掘簡報〉，《四川文物》，第6期（2017），頁5-33。

墩 M8  138			土器物共30餘件。		
--------------------	--	--	-----------	--	--

首先墓葬規模上，老官山的三座墓葬的大小相似，僅M2相對大一些；相較於雙包山漢墓規模最大；鳳凰山M1雖無具體數據，但根據其槨室高度能判斷其墓葬規模很小；高山廟M5的大小和老官山相似；兔兒墩M8較小，略大於鳳凰山M1。由此可以直觀判斷出墓主人財力及社會地位差距，即雙包山漢墓主人身分地位最高，財力雄厚；老官山漢墓其次，其中M2墓主人最為富有；高山廟M5墓主人的地位或與老官山相似，但當地經濟水平相較於成都較低，故整體規模小一些；兔兒墩一般為當地望族所選墓地，可知M8或為望族後裔，但財力地位和普通民眾無異；最後鳳凰山一號墓中為普通民眾。

在棺槨制度上，老官山M1、雙包山M2及高山廟M5為單層槨室，其他為雙層槨室。槨室上部分可以看作墓主人區域，下部分充當著倉庫的作用，存放生活物品、食物等。可以看出，單層槨室的墓主人中都擁有官職或貴族身分，而雙層槨室由於更傾向於實用性，被無明顯官職特徵的墓主人使用。

---

<sup>138</sup> 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邑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四川大邑縣兔兒墩土坑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9期（2019）。

幾個墓中隨葬品的差異亦較大。雙包山M2雖經歷盜掘，依然剩餘約千件隨葬品，且有車馬飾件及銀縷玉衣殘片，足見墓主社會地位之高。而老官山漢墓中隨葬品主要是工作文書、製藥器具、生活用品、紡織模型等，僅有三件可能帶有墓主身分信息的物品。高山廟M5中隨葬品數量不及老官山，但種類豐富，且漆器花紋與種類和老官山出土漆器相似，並有鐵劍出土，在此墓葬群中規格最高，可以判斷墓主人在當地地位高且較富有，可能為當地地主或官員。而鳳凰山M1中的隨葬品則更具實用性，可以推測其大部分為墓主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槨室下層中的糧食動物等也帶有衣食無憂的祈願，暗示了其平民身分。兔兒墩M8中出土物少，其財力較薄弱。

## (2) 其他信息

根據考古資料可知，在老官山 M2 與 M3 墓主人的安葬幾乎處於同一時間即景武時期，而 M1 墓主人安葬時間略晚與 M2 於 M3，在武帝初。M2 僅有一個盜洞，南部底箱中物品被盜，而北部底箱上雖無任何重壓易於撬開，但其中物品皆為陶器、木器以及竹編器物，並未被盜，且墓主人身體保存完好。可以推知盜墓者在墓主人下葬後不久就進行了盜掘，且對墓葬結構以及有價值的隨葬品位置十分熟悉。三座墓葬有相同形狀盜洞各一個，可以推斷此墓群在墓主安葬後短時間內就遭到了盜掘。由此可以大膽推測此墓葬群家族的最

後一代 M1 墓主人雖作為官僚進行市場管理，但其家族已沒有實力保護本族先輩墓葬。

### (3) 小結

根據以上線索可以推測，老官山墓葬家族在遷移入川之後大概率捨棄或失去了自己的貴族身分，憑藉自身學識及早期積累的財富，在成都從事醫療、紡織、公務員的工作。雖還未下沉入平民階層從事體力勞動，但已是大族末路，處於士人階層的他們雖仍對自身家族身分有所歸屬，但實力已不足以支撐其貴族身分。且由於周圍並無其他墓葬，可以推斷 M1 墓主人的後代很可能已成為平民階層，從事體力勞動，亦可能無後代。

### (四) 小結

由此可以斷定，楚貴族景氏一族，在進入漢朝以後，在劉邦的政策規劃下，開始了漫長的家族遷移，經歷千難萬險，跨過長江三峽或秦嶺終於來到蜀地，並且由於已經失去貴族身份，無法在川蜀地區掌握分配社會資源的特權，只能依賴行醫、紡織、管理等技能，勉強保持家族的「士」<sup>139</sup>階層，尚未淪落到需要織蓆販履或從事農業勞動。

---

<sup>139</sup> 余英時：《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新北：聯經出版社，1989 年。

## 第六章：墓主人家族遷徙影響

### (一) 四川地區藥物與中原醫學系統的融合

本文注意到 M3 墓主人是一位醫生，而川蜀作為一個以巫術為基礎理論建國的地區，又商周時期未參與中原地區人本思想的傳播，戰國末期到漢初的文化交流不足以改變民眾的巫術信仰，來自中原的醫學診療在本地的接受程度，以及川蜀醫藥對中原醫療系統的作用需要進一步探究。

#### (1) 統計研究

以下統計了西漢夏侯嬰之子第二代汝陰侯墓中的<sup>140</sup>《萬物》<sup>141</sup>簡書；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sup>142</sup>；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六十病方》；《內經》各典籍中的藥物。以《神農本草經》中的用藥為分析參考指標，利用分類整理法，尋找各典籍中的川藥，並統計其所佔比例，以觀察戰國末期到西漢時期四川本地藥材逐漸融入中原醫學系統的過程。

典籍	年代	藥物	佔比
----	----	----	----

<sup>140</sup> 文化部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1988年第4期。

<sup>141</sup> 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文物》，第4期（1988）。

<sup>142</sup> 馬繼興、李學勤：〈我國現已發現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馬王堆漢墓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221-232。

萬物	漢文帝前元十五 143	春秋晚期	共71種	一味1.4%
五十二病方 <sup>144</sup>	汉文帝前元十二	戰國晚期	共256種	三味1.1%
六十病方	約漢武帝前 至西漢初	戰國晚期	共151種	十味6.6%
內經	東漢		共26種	三味11.5%

統計可知，《萬物》和《五十二病方》中所載四川本地藥物僅有一味和三位，且此四味藥物在後來的《六十病方》和《神農本草經》中都有使用。《六十病方》中的藥物在中醫方藥典籍中屬豐富，而川藥在其中能佔到十味（川芎、大黃、半夏、牛膝、白芷、貝母、巴豆、川姜、蜀椒、蟾蜍）。《內經》中的川藥雖種類較少，但能佔到用藥的十分之一，並且由於內經中所載藥物及方劑為中醫藥系統中較核心的，其中大量使用川藥的現象表明川藥在西漢至東漢年間進行了長足的發展。此現象表明四川道地藥材的藥效被中原醫療系統認可，且由於產量大療效好易取得，川蜀本土的道地藥材被運往各地成為中醫藥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東漢之後

<sup>143</sup> 《萬物》出自汝陰侯夏侯灶之墓，故抄成時間下限在西漢早期，其中出現「越」、「符離」等地名證明其成書上限為春秋，又根據書中句式只用習慣，推測其為春秋時期成書。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文物》，第4期（1988），頁48-54。

<sup>144</sup>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頁124-126。

《神農本草經》中已經幾乎包含所有現代仍在使用的 86 位四川道地藥材。

## (2) 原因分析

藥物生長需要適宜的氣候環境條件。巴蜀的生態環境特殊，位於北緯30度卻並未出現北迴歸線高壓氣帶所面臨的沙漠問題，反而藉助盆地的條件利用季風環境形成了多種氣候環境，盆東部為亞熱帶溫濕氣候，盆西為高原東幹夏雨氣候<sup>145</sup>，能滿足多種藥物的生產條件。而巴蜀水系可大致分為五條，一是岷江水系，二是沱江水系，三有嘉陵江水系，四是黔江，最後是金沙江，為成都平原提供了充足的灌溉資源。秦昭襄王時期（前256-前251）蜀郡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用於防洪、灌溉與航運，使成都的農業種植「水旱從人」<sup>146</sup>，為中藥材種植生產提供了良好條件<sup>147</sup>。

蜀地自秦就已是政府安置移民的地點，漢初繼續向巴蜀地區的移民並安置流民「就食蜀漢<sup>148</sup>」，故巴蜀人口才得以持續增長，其中就不乏類似老官山漢墓主人家族這類移民，此類帶有中原醫學文化知識的人才流入四川，發現並運用川蜀道地藥材，帶動本地藥物發展，這是川藥能在西漢快速融入中原醫學系統的重要原因。

<sup>145</sup> 譚繼和：《巴蜀文脈》，四川：四川出版集團，2006，頁 11。

<sup>146</sup> 後魏酈道元，譚屬春、陳愛平編：《水經注·江水注》，卷 33，長沙：岳麓書社，1995。

<sup>147</sup> 翟媛：〈從生態地理和經濟地理學看戰國時期的城市繁榮〉，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sup>148</sup> 東漢班固：《漢書·食貨志》，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han-shu/shi-huo-zhi/zh>。

## （二）中原醫學理論對川蜀本巫術的驅逐效果

巴蜀地區直到周朝依然又著金沙文化這一巫術文化治國，然而中原地區當時已經形成了人本思想<sup>149</sup>。扁鵲派醫學從春秋時期產生<sup>150</sup>，在戰國後期傳入川蜀，改變了巴蜀地區巫術盛行的傳統。

在老官山漢墓M1中發現的巫術木牘盡記載了求子巫術，說明當時僅在中醫藥未解決領域尚有巫術殘留。相比於《五十二病方》中用藥及方劑的祝巫性，《六十病方》中的藥物明顯捨棄了器物類別的藥材（如：女子布），也捨棄了部分不合理的人部的藥材（如：燔死人頭、人泥等），藥物的選擇趨於理性。能看出在醫藥發展方面川蜀相對於荊楚地區更能接受前沿醫學理論，雖巴蜀早期以巫術治國，然捨棄巫術也是相對較快的。這亦是中原醫學流入川蜀後帶來的側面影響之一。

<sup>149</sup> 齊秀生：〈春秋戰國社會環境與人才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sup>150</sup> 齊秀生：〈春秋戰國社會環境與人才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 第七章：結論

### （一）秦漢時期楚、秦、巴蜀的文化交融

楚秦蜀的通商早在春秋時期就已逐漸開始，然直到戰國末期秦楚才開始重視巴蜀地區的爭奪。

在此過程中楚國對蜀地更多的是文化浸染，通過長江的貿易交換，以巴國為橋樑，在平民階層逐漸散播其技術及文化，由下至上對巴蜀造成影響。

而秦國則開通官道，快速消滅蜀國後，將其作為後備糧倉，派遣官員培養新興貴族以管理巴蜀地區，由上至下使巴蜀「染秦化」。

二者相比較，楚文化對巴蜀地區當地居民影響更深，在蜀地建立的楚文化認同更廣泛，這也就造成秦末漢初移民時期包括老官山景氏家族以及景雲碑景雲家族遷移目的地皆在巴蜀地區。

### （二）政策影響下特定家族的遷徙

景氏的遷徙以漢初政策為主要動機，考慮了政策及目的地環境。遷移其過程艱難，大量折損家族實力。到達蜀地後以自身所學以及家族遺存財富支持自身作為士人階層，成為初級或中級官員，即「士」階層在當地工作。

依照墓葬出土器物及被盜情況推測，其家族可能是作為景氏貴族的最後一代，並可能在漢朝建立之後捨棄自身貴族身分進行流亡，且家族勢力已消磨殆盡，無實力保護先祖陵墓。

可以說這類遷徙是迫於無奈的，且危害到了此家族的長期發展，使其由掌握大權的楚國貴族逐漸成為蜀地官員或醫生，以管理市場、紡織以及進行醫療工作和教學，其後代社會地位可能逐漸下沉成為從事體力勞動的平民。

### （三）人口流動與中醫醫療及社會文化發展

經過上文討論可以發現，特定階層的人口流動能給當地帶來新生技術。來自漢文化區的扁鵲派醫學理論，跟隨老官山漢墓主人景氏家族的遷移來到川蜀，為當地的醫學發展帶來新生血液，改善了當地的醫療條件，驅逐巫術在內的劣質文化，提高當地經濟水平。

而四川道地藥材又借助移民人口的幫助得以發展傳播，川蜀地區出產的優質藥材得以進入中醫藥系統，並依靠其產量大療效好的特性，在西漢年間得以逐漸在傳統中醫藥系統中佔據重要地位，東漢以後受到廣泛使用。

故而宏觀看來，特定政策或社會環境下，高價值家族向遷徙能為文明後進地區帶來正面效益。他們的到來為川蜀地區的社會經濟帶來了新生血液，加快了川渝地區社會文化革新，使川蜀和中原的

交流更加密切，川蜀人民也逐漸被中原文化浸染，從封閉的巴蜀文化圈逐漸融入漢文化圈<sup>151</sup>，無論是人文科學方面的各種文化習慣還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各類醫學農業建築等，都有了更深刻的革新<sup>152</sup>，其宏觀調控作用是巨大的。

---

<sup>151</sup> 李學勤先生曾經把東周時代列國劃分為這樣 7 個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齊魯文化圈、楚文化圈、吳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

<sup>152</sup> 李偉：〈淺析漢初區域文化整合問題〉，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 第八章：參考文獻及附錄

### 一、史料

- 【1】 周·諸子著，漢·伏生傳，周秉鈞注：《尚書》，嶽麓書社，2001 年版。
- 【2】 春秋·左丘明著，趙汎注：《春秋左氏傳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3】 漢·劉向著，陳岸峰注：《戰國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 年。
- 【4】 漢·司馬遷著，裴駟、司馬貞注：《史記》，收入《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5】 漢·班固著，楊鐘賢注：《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6】 晉·常璩著，嚴西子、湯球注：《華陽國志》，濟南：齊魯書社，2000 年。
- 【7】 晉·常璩著，任乃強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8】 北魏·酈道元著，譚屬春、陳愛平編：《水經注·江水注》，長沙：岳麓書社，1995 年。

- 【9】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注：《水經注·江水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 【10】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11】 宋·洪興祖：《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12】 春秋·左丘明：《春秋左氏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chun-qiu-zuo-zhuan/ai-gong-shi-ba-nian/zh>。
- 【13】 戰國·宋玉：《對楚王問》，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82218>。
- 【14】 漢·劉向：《戰國策·趙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zhan-guo-ce/zhao-yi/zh>。
- 【15】 漢·劉向：《戰國策·秦策》，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shiji/fan-sui-cai-ze-lie-zhuan/zh>。
- 【16】 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text.pl?node=4591&if=gb&show=parallel>。
- 【17】 漢·司馬遷：《史記·張儀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shiji/zhang-yi-lie-zhuan/zh>。
- 【18】 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shiji/huo-zhi-lie-zhuan/zh>。

【19】 漢·班固：《漢書·高帝紀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頁：<https://ctext.org/han-shu/gao-di-ji/zh>。

【20】 漢·班固：《漢書·高帝紀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han-shu/gao-di-ji/zh>。

【21】 漢·班固：《漢書·惠帝紀》，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網頁：  
<https://ctext.org/han-shu/hui-di-ji/zh>。

【22】 漢·班固：《漢書·惠帝紀》，中國哲學電子書計劃：  
<https://ctext.org/han-shu/hui-di-ji/zh>。

【23】 漢·班固：《漢書·彭越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shiji/wei-bao-peng-yue-lie-zhuan/zh>。

【24】 漢·班固：《漢書·淮南王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han-shu/huai-nan-heng-shan-ji-bei/zh>。

【25】 漢·班固：《漢書·食貨志》，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han-shu/shi-huo-zhi/zh>。

## 二、考古文物調查資料

【1】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發掘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1期（2016），頁215-246。

-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綿陽博物館：《綿陽雙包山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
- 【4】 文化部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第 4 期（1988）。
-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博物館、榮經縣嚴道古城遺址博物館：〈四川榮經縣高山廟西漢墓群 M5 發掘簡報〉，《四川文物》，第 6 期（2017）。
- 【6】 四川大學考古學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邑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四川大邑縣兔兒墩土坑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 9 期（2019）。

### 三、專書

- 【1】 梁繁榮、王毅主編：《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四川：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
- 【2】 宋治民：《蜀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
- 【3】 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4】 譚繼和：《巴蜀文脈》，四川：四川出版集團，2006。
- 【5】 周集雲：《巴族史探微》，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年。
- 【6】 徐中舒：《論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 【7】 董其祥：《巴史新考》，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年。
- 【8】 鄧少琴：《巴蜀史蹟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
- 【9】 白九江：《巴人尋根》，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年。
- 【10】 羅二虎：《秦漢時代的中國西南》，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年。
- 【11】 路遇藤澤之：《中國人口通史》，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12】 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簡明中國移民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
- 【13】 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
- 【14】 閻守誠：《中國人口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

- 【15】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
- 【16】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17】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 【18】余英時：《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

#### 四、期刊論文

- 【1】和中浚、趙懷舟、任玉蘭、周興蘭、王麗、謝濤：〈老官山漢墓醫簡《六十病方》排序研究〉，《中醫文獻雜誌》，第4期（2015）。
- 【2】和中浚、王麗、周興蘭：〈老官山漢簡的書法特點及在隸變分期中的早晚〉，《中醫藥文化》，第1期（2020）。
- 【3】王一童、王麗、李繼明：〈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標識符號析義〉，《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6）。

- 【4】** 趙懷舟、李繼明、和中浚、任玉蘭、王麗、周興蘭、謝濤、索德浩：〈四川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六十病方》題名簡的初步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1期（2016）。
- 【5】** 張雷、程國全：〈老官山漢墓木牘醫方注釋〉，《科技資訊》，第15期（2014）。
- 【6】** 索德浩：〈成都老官山漢墓M1墓主族屬考察〉，《考古》，第5期（2016）。
- 【7】** 原海兵、謝濤、何鋐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1期（2018），頁261-286。
- 【8】** 劉翔宇、謝濤：〈略論成都老官山三號墓及綿陽雙包山二號墓墓主〉，《成都考古研究》，第1期（2016），頁199-201。
- 【9】** 李海峰、張如青：〈老官山漢簡《經脈書》初探〉，《中醫文獻雜誌》，第6期（2016）。
- 【10】** 張迪、周興蘭、曾芳、程施瑞、梁繁榮：〈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髹漆經穴像手太陽小腸經循行研究〉，《中醫雜誌》，第8期（2019）。
- 【11】** 李雯、趙爭：〈從成都老官山漢墓醫簡看早期經脈理論〉，《中國針灸》，第12期（2016）。

- 【12】邱科、曾芳、孫睿睿、程施瑞、黃柳楊、梁繁榮、周興蘭：〈成都老官山漢墓經穴髹漆人像手三陰經循行考證〉，《中華中醫藥雜誌》，第4期（2018）。
- 【13】劉小梅：〈老官山漢墓醫簡中脈診理論學術思想初探〉，《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7）。
- 【14】劉小梅：〈老官山漢墓醫簡中的色診內容初探〉，《中醫藥文化》，第6期（2016）。
- 【15】印帥、程施瑞、曾芳、謝濤、周興蘭、江章華、梁繁榮：〈從成都老官山漢墓髹漆人像看足陽明經脈循行演變〉，《遼寧中醫雜誌》，第1期（2017）。
- 【16】袁開惠、王小藝、趙懷舟：〈也談老官山漢墓醫簡所載「損至脈」〉，《中醫藥文化》，第4期（2019）。
- 【17】張乙小、周興蘭、曾芳、邱科、程施瑞：〈老官山漢墓出土經穴髹漆人像手陽明經脈循行演變研究〉，《中醫雜誌》，第23期（2019）。
- 【18】劉興隆、趙懷舟、周興蘭、和中浚：〈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六十病方》方劑劑型考辨〉，《中醫藥文化》，第1期（2016）。

- 【19】 丁媛、張如青：〈簡帛醫方中療效預判研究〉，《中醫文獻雜誌》，第 5 期（2019）。
- 【20】 周祖亮：〈老官山醫簡《六十病方》藥物學成就探析〉，《中藥材》，第 12 期（2016）。
- 【21】 陳星、王一童、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石法探析〉，《中國醫藥文化》，第 3 期（2017）。
- 【22】 陳星、馬程功、王一童、李繼明：〈老官山漢墓醫簡時間醫學思想初探〉，《中醫藥文化》，第 1 期（2018）。
- 【23】 馮永德：〈淺談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蜀錦織機〉，《四川蠶業》，第 4 期（2013），頁 55-56。
- 【24】 何鋐宇、謝濤：〈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老官山漢墓 M2 隨葬動物骨骼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 12 輯（2016）。
- 【25】 江章華、張擎：〈巴蜀墓葬的分區與分期初論〉，《四川文物》，第 3 期（1999），頁 23-35。
- 【26】 索德浩、謝濤：〈老官山 M1 木櫃與西漢蜀商〉，《南方民族考古》，第 12 期（2016），頁 63-78。
- 【27】 索德浩：〈成都老官山漢墓 M1 墓主族屬考察〉，《考古》，第 5 期（2016），頁 79-85。

- 【28】黃錫全、劉森森：〈「救秦戎」鍾銘文新解〉，《江漢考古》，第1期（1992）。
- 【29】王穎：〈從包山楚簡看戰國中晚期楚國的社會經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第3期（2004），頁14-17。
- 【30】孫華：〈漢朐忍令景雲碑考釋補遺〉，《中國歷史文物》，第4期（2008）。
- 【31】李昭和：〈戰國秦漢時期的巴蜀髹漆工藝〉，《四川文物》，第4期（2004），頁31-40。
- 【32】肖嶸、楊弢：〈戰國秦漢時期巴蜀漆器製作工藝研究初探〉，《江漢考古》，第1期（2014），頁57-59。
- 【33】原海兵、謝濤、何鋐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1期（2018），頁261-286。
- 【34】馮永德：〈淺談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蜀錦織機〉，《四川蠶業》，第4期（2013），頁55-56。
- 【35】原海兵、謝濤、何鋐宇：〈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顱骨的觀察與測量〉，《邊疆考古研究》，第1期（2018），頁261-286。

- 【3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荊州文物保護中心：〈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考古》，第7期（2014），頁59-70。
- 【37】劉翔宇、謝濤：〈略論成都老官山三號墓及綿陽雙包山二號墓墓主〉，《成都考古研究》，第1期（2016），頁199-201。
- 【38】尹建東、馮小麗：〈華夏文化視域中的西南與西南社會——秦漢時期巴蜀華夏認同的確立過程〉，《文山學院學報》，27卷，第5期（2014），頁38-41。
- 【39】田敏：〈楚國滅巴考〉，《貴州民族研究》，第1期（1997），頁83-89。
- 【40】施勁松：〈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墓葬、文化與社會〉，《考古》，第4期（2019），頁74-87。
- 【41】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關係〉，《文物》，第6期（1981），頁17-25。
- 【42】段渝：〈先秦巴文化與巴楚文化的形成〉，《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2004），頁12-19。
- 【43】趙炳清：〈略論峽江地區鹽鹵資源與楚西進置郡的關係〉，《三峽大學學報》，第5期（2005），頁17-21。
- 【44】楊光華：〈楚國設置巴郡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2卷，第4輯（2007）。

- 【45】施勁松：〈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墓葬、文化與社會〉，《考古》，第4期（2019），頁74-87。
- 【46】何浩：〈戰國時期楚封君初探〉，《歷史研究》，第5期（1984）。
- 【47】何浩：〈春秋戰國時期楚屈氏世系考述〉，《中南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1984），頁64-71。
- 【48】程地宇：〈《漢巴郡朐忍令景雲碑》考釋〉，《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5期（2006）。
- 【49】任桂園：〈漢巴郡朐忍故城遺址與「景雲碑」〉，《鹽業史研究》，第1期（2015）。
- 【50】王磊：〈東漢景雲碑的圖像形式與視覺觀念〉，《榮寶齋》，第1期（2015），頁166-173。
- 【51】魏啟鵬：〈讀三峽新出東漢景雲碑〉，《四川文物》，第1期（2006）。
- 【52】李喬：〈從《景雲碑》看景氏起源及漢代以前的遷徙〉，《中原文物》，第4期（2009）。
- 【53】張曉連：〈齊國田氏後裔考略〉，《管子學刊》，第2期（2000），頁89-95。

- 【54】刑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期（1986），頁321-349。
- 【55】趙樹中、胥澤蓉、何志國、唐光孝、陳顯雙：〈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0期（1996），頁13-29。
- 【56】徐鵬章：〈四川成都鳳凰山出土的西漢炭化水稻及有關遺物〉，《農業考古》，第3期（1998），頁108。
- 【57】胡平生、韓自強：〈《萬物》略說〉，《文物》，第4期（1988），頁48-54。
- 【58】胡裔濤：〈新見南宋晏袤《山河堰賦》拓本及校釋補考〉，《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3期（2020），頁107-116。
- 【59】彭邦本：〈金牛道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華文化論壇》，第3期（2019），頁30-36。

## 五、專書論文

- 【1】何光岳：〈楚國滅國與移民融合〉，湖南省楚史研會主編，《楚史與楚文化研究》，長沙：求索雜誌社，1987，頁65。

**【2】** 朱俊明：〈楚向古雲貴開疆史跡鉤沉〉，張正明主編《楚史論叢初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頁 20。

**【3】** 管東貴：〈戰國至漢初的人口變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頁 645-656。

**【4】** 馬繼興、李學勤：〈我國現已發現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馬王堆漢墓研究》，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 221-232。

## 六、學位論文

**【1】** 席肖曉：〈出土秦漢經脈文獻整理與研究〉，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2】** 黃柳楊：〈老官山漢墓出土經穴髹漆人像手三陰經腧穴特點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3】** 邱科：〈老官山漢墓經穴髹漆人像六陰經循行特點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4】** 陳星：〈老官山漢墓醫簡外治法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 【5】 王一童：〈老官山漢墓天回醫簡《治六十病和齊湯法》的內容特點與學術源流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 【6】 王一童：〈老官山醫簡諸「瘕」、諸「癰」、諸「風」病名考釋研究〉，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 【7】 唐嫻：〈漢代成都漆器的審美研究〉，西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 【8】 胡亞東：〈楚公族相關問題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 【9】 田成方：〈東周時期楚國宗族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98。
- 【10】 瞿媛：〈從生態地理和經濟地理學看戰國時期的城市繁榮〉，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 【11】 高秀芝：〈漢代漆器銘文研究概況及文字編〉，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5 月。
- 【12】 湯新釗：〈戰國時期成都平原的墓葬考古研究〉，雲南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6 年 5 月。
- 【13】 趙鵬璞：〈戰國政治地理研究〉，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

- 【14】 魏楚楚：〈先秦楚蜀關係的幾個問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 【15】 周傑：〈從考古學角度看巴文化與和漢文化的融合〉，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5 月 30 日。
- 【16】 李春豔：〈戰國末期到西漢時期的氣候變化與關中農業大發展〉，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 【17】 楊民：《秦漢西晉中央與巴蜀地方關係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成都：巴蜀書社，2012。
- 【18】 黃佳夢：〈秦移民及相關問題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 【19】 趙常興：〈中國古代人口南遷與南方經濟發展研究〉，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 【20】 向明文：〈巴蜀古史的考古學觀察——以東周秦漢時期巴蜀文化墓葬為中心〉，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 【21】 雷媛：〈從生態地理和經濟地理學看戰國時期的城市繁榮〉，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 【22】 齊秀生：〈春秋戰國社會環境與人才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23】 李偉：〈淺析漢初區域文化整合問題〉，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 六、網頁資料

【1】 秦漢時期秦楚地圖：<http://www.dtdmap.com/>，最後瀏覽日期：2020.4.26。

## 附錄 1: 《萬物》統計資料

《萬物》	
金石部	理石、黃土、图（？）土、盐、鼠壤
草部	石韋、石番、貝母、烏喙、茈藷、莎根、烏韭、商陵、 箒、陳蒲、龍鬚、半夏、留(芝?)、蘭、葵、藥、艾葉、細 辛、薑葉、蘭實、冤絲、甄帶、芒草
木部	茱萸、蜀椒、梓根、梓英、莞根
獸部	犀、鼈、彘膏、獮膏、駁膏、鼠腦、牛膽、穀中膏、羊、 久膏、羖羊
禽部	宿鳥、雛鳥、燕矢、石鼠矢
魚部	魚、牡蠣卵、婢蛸、蜜、蟆、土𧆇、蜘蛛、龜、蚍蜉、鮑 魚
果部	腹纍、梅實、杏核、陵
穀部	菽、醯、糟、黍
菜部	瓜實、蕪、苦瓠、韭

## 附錄 2: 《五十二病方》統計資料

《五十二病方》	
金石部	硝石、恆石（長石）、漂石、殖土、灶黃土、井上土、區土、井中泥、久溺中泥、凍土、鹽、戎鹽、礬、丹砂、雄黃、水銀、生鐵、鍛鐵者灰（鐵落）、金鉻、涇汲水
草藥	甘草、秋烏喙（烏喙）、續斷根、黃芩、朮（上++下朮）（朮根）、雷矢、橐莫（橐吾）、荎、牛膝（懷牛膝、川牛膝）
穀部	麥、赤荅、菽、菽本、大菽、黑菽、蜀菽、陵叔、稷、黍、秔米、藥米、青梁米、蔗、蕷
菜部	姜、薤、蔥、芥、署豫、苦瓠瓣、葵、兔頭
木部	桂、菌桂、美桂、莢蓂、隱夫木、秋竹、駱阮、采根
人部	人髮、男子惡、小童溺、頭脂、燔死人頭、死人脢骨、人泥、乳汁
禽部	雄雞、白雞、黃雌雞、烏雄雞、白雞毛、雞血、雞卵、雄雞矢、雉
獸部	羊肉、羊矢、肥踰、羊毛、羊尼、犬膽、犬毛、龜、蠅
器部	襦頸、女子布、死者襪、敝褐、故蒲席、藉之蒻、荊箕、枲絮、陳橐、產豚蘋、蜜、苦酒、酒、菽醬之滓、膠、谷

	汁、澤洎、黍潘、飯焦、脂膏、久膏、豬膏、牛脂、羖 脂、豹膏、蛇膏、車故脂、
其他	百草末、屋榮蔡、五穀、禾

### 附錄三:《六十病方》統計資料

《六十病方》	
草部	川芎、防風、細辛、土瓜、澤漆、紫菀、紫參（牡蒙）、芍藥、大黃、黃芩、瓜蔓根、半夏、款冬、附子、牛膝、白芷、大戟、芫花、土瓜、商陸、白昌、蛇床、丹參（赤參）、沙參（白參）、苦參、玄參、烏喙、桔梗、澤瀉、菟絲子、龍膽、瞿麥、甘草、貝母、生地黃、狼牙、術（山芥）、卷柏、萆薢、黃芪、知母（沈潘、提母）、藜蘆（黎蘆、犁蘆、黎如）、節皮、白蘞、菊花、白薇、空囊（龍囊）、非嫌、方（防）葵、垣衣
木部	厚朴、桂、蕉莢、乾漆、穀、穀枝、茯苓、柳枝葉、楊枝葉、荊枝葉、藜枝葉、桐根、巴豆、木蘭、酸棗仁、蕪荑、山茱萸、桑薪、桑炭、柳、柏枝
穀物	陳粟、菽、黍米、糵、飴（粹飴）、麻、麥麴、米、稻米、赤黍、黍潘、截（漿）、生菽、薏苡仁、黃粱、小麥、酒（美酒、醇酒、厚酒、薄酒、凋酒）
菜部	姜（生薑）
果部	蜀椒、陳茱萸、棗、杏仁
人部	人髮、溲（溺）

獸部	馬矢、膠（清膠）、弓膠、彘生膏、彘生肉、羊煎脂、肉 醬、牛脅肉、彘煎脂、陳肉醬、狗肝、黃牡牛溺、羖羊 角、新煎彘膏、狗肺、彘脂、彘膏、陳彘脂、馬脯、黑犬 骨、羊角、羊肝、羊胃、羊腸、狸頭骨
禽部	雞卵
魚部	鯉魚、鰯魚頭、龍骨、鮑、鯉魚膽
介部	牡蠣、海蛤
蟲部	蟾蜍、桑螵蛸、蜜
金石部	鹽、石脂、石膏、硝石、孟生青、鉛、凝水石、長石、礬 石、理石（李石）、思石、惡石、越底、石赭、磁石、白 石英、增青、乾土
其他	月布

## 附錄 4：《內經》統計資料

《內經》		
《素問·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醪糟	稻米、酒釀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素問·腹中論篇第四十》鸡矢醴	雞矢白、酒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食，此為何病？岐伯對曰：名為鼓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
《素問·腹中論篇第四十》四烏鰡骨一蘆茹丸	烏鰡骨、蘆茹、鮑魚汁、雀卵	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傷肝，故月事衰少不來也。岐伯曰：以四烏鰡骨，一蘆茹，二物並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飯，飲以鮑魚汁，利

		腸中及傷肝也。
《素問·病能論篇第四十六》生鐵洛飲	生鐵落	帝曰：有病怒狂者治之奈何？岐伯曰：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
《素問·病能論篇第四十六》澤術麋銜散	澤瀉、白朮、鹿銜	帝曰：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術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
《素問·奇病論篇第四十七》蘭草湯	蘭草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瘅……治之以蘭，除陳氣也。
《素問·繆刺論篇第六十三》左角發酒	左角發、酒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屍，或

		曰屍厥。
《素問遺篇·刺法論篇第七十二》 小金丹	辰砂、雄黃、雌黃、紫金	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一兩，紫金半兩……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咽之，服十粒，無疫幹也。
《靈樞·壽夭剛柔第六》 寒痺熨	蜀椒、乾薑、桂心、酒	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升，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
《靈樞·經筋第十三》馬膏法	馬脂	足陽明之筋，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腳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

		<p>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p> <p>治在燔針劫刺，以知為數。</p>
<p>《靈樞·邪客》 第七十一 半夏秫米湯</p>	<p>半夏、秫米</p>	<p>今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蹺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 ……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 ……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p>

《靈樞·癰疽 第八十一》	豬油	<p>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寫則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p>
《靈樞·癰疽 第八十一》	菱角、連翹	<p>發於脅，名曰敗疽，敗疽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銼、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冷汗出至足，已。</p>

附錄 5：《四川道地藥材名錄》（政府文件僅供參考）

**四川省道地药材名录 (86 种)**

巴豆	白及	白芍	白芷
半夏	补骨脂	柴胡	蟾蜍
陈皮	川贝母	川赤芍	川棟子
川明参	川木通	川木香	川牛膝
川射干	川乌	川芎	川续断
重楼	大黄	丹参	党参
冬虫夏草	独活	杜仲	佛手
附子	甘松	赶黄草	干姜
藁本	葛根	钩藤	狗脊
骨碎补	海金沙	何首乌	红花
厚朴	虎杖	花椒	黄柏
黄精	黄连	黄芪	姜黄
金果榄	金钱草	金银花	桔梗
菊花	灵芝	麦冬	密蒙花
魔芋	牡丹皮	羌活	秦艽
秦皮	山茱萸	麝香	升麻
石菖蒲	石斛	使君子	天冬
天花粉	天麻	天南星	通草
土茯苓	乌梅	吴茱萸	五倍子
仙茅	益母草	银耳	淫羊藿
鱼腥草	郁金	泽泻	梔子
枳壳	猪苓		

## 附錄六：《神農本草經》所載藥物（不納入統計僅供參考）

《神農本草經》	
草部	甘草 黃芪 人蔘 沙參 薺蕡 桔梗 長松 黃精 萎蕤 知母 肉蓯蓉 列當 赤箭（天麻） 術（白朮） 蒼朮 狗脊 貢眾 巴戟天 遠志 淫羊藿 仙茅 玄參 地榆 丹參 紫參 紫草 白 頭翁 白及 三七 黃連 胡黃連 黃芩 秦艽 茴胡（柴胡） 前胡 防風 獨活 升麻 苦參 白鮮 延胡索 貝母 山慈姑 石 蒜 白茅 龍膽 細辛 及己 徐長卿 白薇 白前 錦地羅 檀香 鎖陽 鐵線草 當歸 莎窮 蘿蕪 蛇床 藥本 白芷 芍藥 牡丹 木香 甘松香 杜若 高良姜 鬱金 薑黃 補骨脂 菖蘿 益智 子 縮砂密 白豆蔻 豆蔻 蓬莪茂 荆三棱 莎草香附子 薤香 熏草（零陵香） 蘭草 澤蘭 馬蘭 香薷 假蘇 薄荷 水蘇 菊 野菊 淹閭 艾 茵陳蒿 青蒿 白蒿 芫蔚（益母草） 夏 枯草 劉寄奴草 旋夏花 青葙 雞冠 紅藍花 番紅花 燕脂 大薊、小薊 繢斷 漏盧 莩麻 荷麻 大青 小青 胡蘆巴 蟲 實 惡實 呆耳 無名精 希莶 箬 蘆 甘蕉 蓑荷 燈心草 木 賊 麻黃 地黃 牛膝 紫菀 麥門冬 薤草 淡竹葉 鴨跖草 薺 蜀葵 龍葵 酸漿 蜀羊泉 敗醬 款冬花 鼠麴草 決明 地膚 瞿麥 王不留行 莩蕡 車前 馬鞭草 蛇含 鱇腸 連翹 蓼瞿

藍 藍澀 青黛 甘藍 蓼 水蓼 馬蓼 蘭草 虎杖 扁蓄 蔷藜  
谷精草 海金沙 半邊蓮 紫花地丁 見腫消 大黃 商陸 狼毒  
防葵 狼牙 閻茹 大戟 澤漆 甘遂 繢隨子 薺菪 蕤麻 蜀漆  
藜蘆 附子 天雄 側子 漏籃子 烏頭 白附子 虎掌 局箬 半  
夏 蚊休 鬼臼 射干 玉簪 凤仙 坐拿草 曼陀羅花 羊躑躅  
荒花 莽草 茵芋 石龍芮 鉤吻 菴絲子 覆盆子 使君子 木  
鱉子 番木鱉 馬兜鈴 盍藤子 預知子 牽牛子 旋花 紫葳  
營實牆蘿 月季花 桂樓 王瓜 葛 天門冬 百部 何首烏 草  
解 菟葵 土茯苓 白芨 山豆根 黃藥子 白藥子 威靈仙 茜  
草 防己 通草 通脫木 鉤藤 白英 烏蘞莓 律草 絡石 木蓮  
忍冬 藤類概述 澤瀉 羊蹄 酸模 菖蒲 菰 水萍 蘋 萍蓬草  
水藻 海藻 昆布 石斛 骨碎補 石韋 金星草 景天 虎耳草  
石胡荽 螺旋草 醋漿草 地錦 陟厘 昨葉何草 土馬 卷柏  
石松 馬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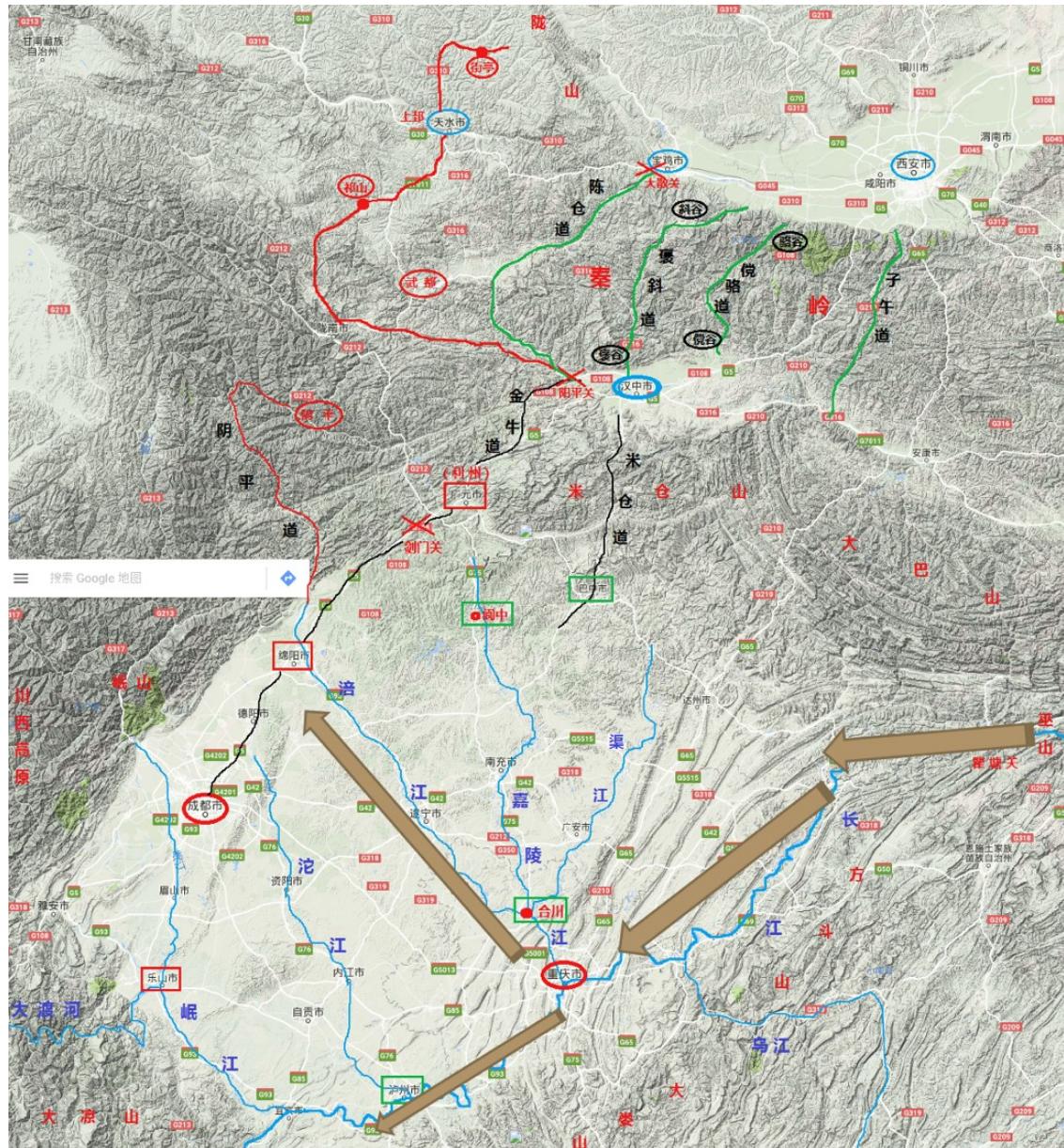
木部 柏 丁香 松 杉 桂 木蘭 辛夷 降真香 楠 樟 釣樟 楓香脂  
熏陸香 沒藥 騎鴟 安息香 龍腦香 檀腦 檀香 蘆薈 烏木  
蘇方木 蘆葦 榆 白楊 水楊 樹柳 柳 檉 詞黎勒 無患子  
肥筇莢 皂莢 合歡 秦皮 槐 棟 海桐 罂子桐 梧桐 桐 楸  
漆 椿櫟 杜仲 厚朴 小檗 檜 檵木 樺木 棕櫚 烏臼木 巴

	豆 大風子 阿魏 相思子 桑 柏 楠 构橘 梶子 酸棗 白棘 蕷核 山茱萸 胡頹子 金櫻子 郁李 鼠李 女貞 冬青 构骨 衛矛 南燭 五加 枸杞、地骨皮 石南 牡荊 紫荊 木槿 木 芙蓉 接骨木 茯苓 琥珀 豬苓 雷丸 桑上寄生 竹 竹黃 土 部
土部	土部 白堊 黃土 東壁土 胡燕窠土 土蜂窠 蜈蚣轉丸 蟻垤 土 白蟻泥 蚯蚓泥 烏爹泥 伏龍肝 土墼 白瓷器 烏古瓦 古磚 煙膠 墨 釜臍墨 百草霜 鍛灶灰 樑上塵
火部	炭火 艾火 針火 燈火 神針火
穀部	胡麻 大麻 小麥 大麥 雀麥 蕎麥 稻 穗 仙 穂 稗 蜀黍 玉蜀黍 粱 粟 參子 穗 薏苡仁 穩子粟 阿芙蓉 大豆 黃大 豆 赤小豆 綠豆 豌豆 豇豆 扁豆 刀豆 大豆豉 豆腐 蒸餅 曲 神曲 紅曲 糜米 飴糖 醬 醋 酒 燒酒 糟
果部	李 杏 巴旦杏 梅 櫻梅 桃 栗 烏芋 梨 木瓜 楠子 棗 山 楂 林檎 柿 檬柏 橘 柑 橙 安石榴 构櫞 枇杷 楊梅 柚 銀杏 胡桃 榛子 櫻桃 橡實 榆實 荔枝 阿月渾子 橄欖 楊 實 海松子 龍眼 椰子 波羅蜜 無花果 檳榔 枇 秦椒 蜀椒 馬檳榔 畢澄茄 茄苳 鹽麩子 胡椒 甜瓜 西瓜 葡萄 茄 獼 猴桃 甘蔗 沙糖 嬰奧 蓮藕 芝實 芡實 石蜜 慈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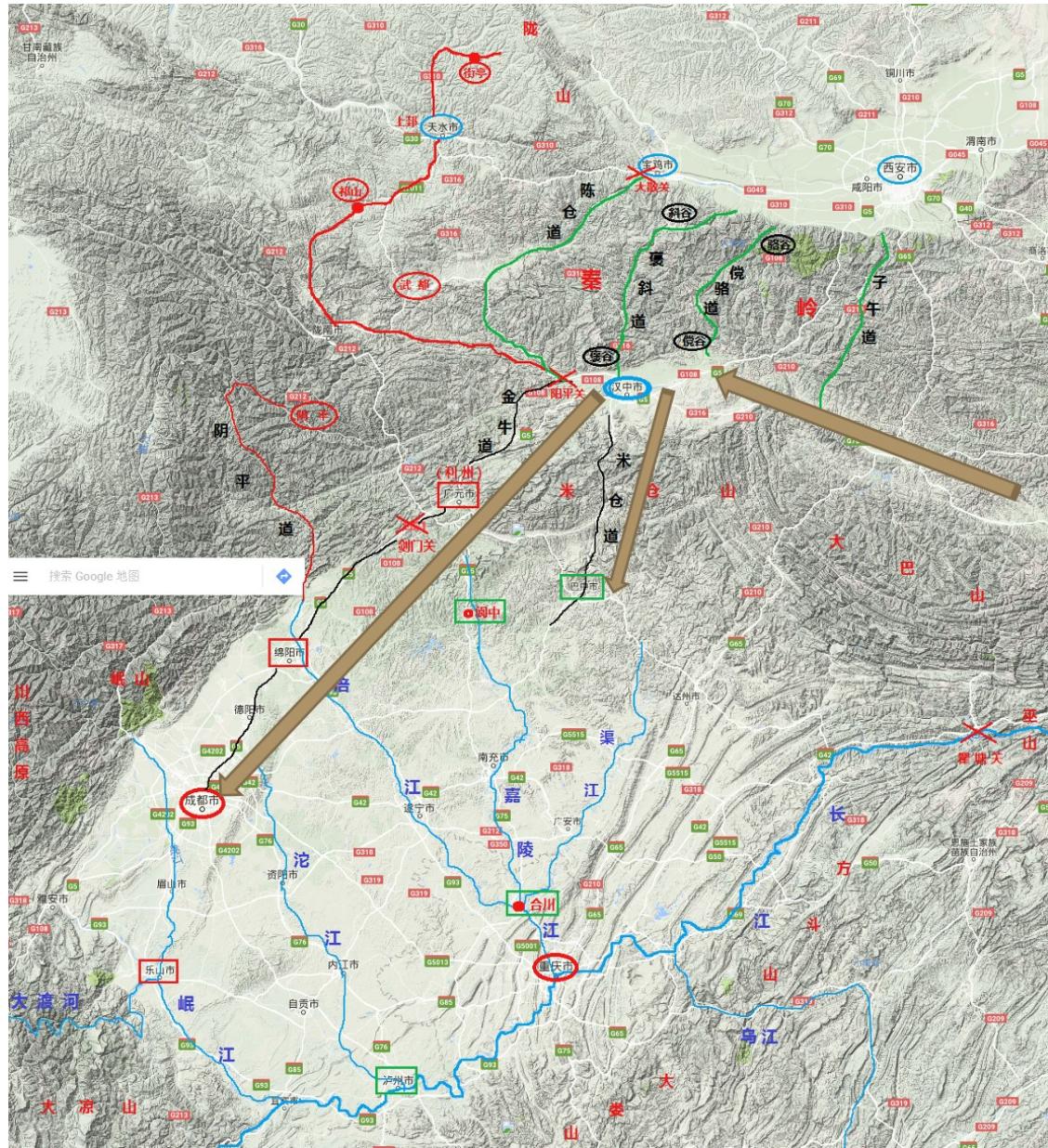
鱗部	龍 吊 鱷魚 鯪鯉 石龍子 守宮 蛤蚧 蛇蛻 蜴蛇 白花蛇 烏蛇 水蛇 石首魚 鮣魚 鯽魚 鰐魚 金魚 體魚 鰻鱺魚 鱔 魚 鮋魚 黃頸魚 烏賊魚 蝦 海馬 鰓 魚子 鯉魚 青魚
獸部	豕 狗 羊 牛 馬 驢 駝 阿膠 黃明膠 牛黃 鮋答 狗寶 虎 豹 象 犀 野豬 熊 羚羊 鹿 糜 麋 靈貓 貓 涓 兔 水獺 鼠 蝎 獼猴
禽部	鶴 鶩 鵠 鵝 驁 鳞 雞 雉 鴿 雀 伏翼 寒號蟲 斑鳩 烏鵲 鵠 鷹 鵠
蟲部	蜂蜜 蜜蠟 蜜蜂 土蜂 露蜂房 藝翁 蟲白蠟 蟬螂 桑螵蛸 蠶 原蠶 九香蟲 檳雞 斑蝥 芫青 葛上亭長 地膽 蜘蛛 壁 錢 蠍 水蛭 蛆 蟻螬 蚂蟬 蟬蛻 蜈蚣 天牛 螻 螢火 衣 魚 鼠婦 蘭蟲 蛴螬 蛴螬 蛤蟆 蛙 蝌蚪 蜈蚣 蚯蚓 蝸牛 蛴蝓 蛭蟲
介部	水龜 玳瑁 鱉 蟹 牡蠣 蚌 真珠 石決明 海蛤 蛤蜊 車渠 貝子 淡菜 田螺 蝸螺
菜部	韭 蔥 薤 蒜 茄 芸薹 芥 白芥 蕃蕷 莱菔 生薑 乾薑 胡 荽 水芹 茴香 菠菜 蔊菜 荠 雞腸草 苜蓿 莧 馬齒莧 苦 菜 萬苣 翻白草 蒲公英 蒂 蕨 薇 翹搖 鹿藿 蓼 芋 薯蕷 甘薯 百合 竹筍 茄 壺盧 苦瓠 石花菜 冬瓜 南瓜 胡瓜

	絲瓜 苦瓜 紫菜 石蓴 鹿角菜 龍鬚菜 睡菜 芝 木耳 皂莢 蕈 香蕈 蘑菰蕈 雞菌 土菌 地耳 石耳
水部	露水 明水 冬霜 臘雪 夏冰 半天河 流水 井泉水 醫泉 溫湯 鹽膽水 阿井泉 地漿 热湯 漿水
人部	人中黃 人尿 亂髮 溺白沂 秋石 人胞
金石部	銀 自然銅 銅青 鉛 鉛霜 粉錫 鉛丹 密陀僧 錫 鐵 鐵粉 鐵落 鐵精 白石英 水銀 水銀粉 粉霜 銀硃 靈砂 雄黃 雌黃 石膏 滑石 不灰木 五色石脂 爐甘石 無名異 石鐘乳 石腦油 石炭 石灰 陽起石 慈石 代赭石 禹餘糧 空青 曾青 綠青 扁青 石膽 硷石 金星石 磺石 花乳石 金牙石 石燕 食鹽 鹽 鹵鹹 凝水石 玄精石 朴硝（硭硝、馬牙硝） 玄明粉 硝石 硬砂 蓬砂 石硫磺 石硫赤 磬石 綠磬 黃磬

## 附錄 7：遷移路線一（大圖）



## 附錄 8：遷移路線二（大圖）



## 附錄 9：遷移路線三（大圖）

